

文化下的我们

“走出去”不是一种必须，但至少可以是一种选择。

□ 撰稿 | 胥 韬

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。”一句风雅而充满想象的诗句。

为了这句千古名句，于是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来到娇丽的杭州，作为一个风韵古城，却给从小生活在内陆地区的我一种别样的感受。和去之前设想不同，她显得格外年轻，感觉是漫不经心、自由散淡的格调，可又零散地分布着跳跃而急促的浮躁。在我的印象里，早上六点就探出的天边的晨光，内敛下满是情绪的张扬。

对准杭州的焦距里，记录了很多美景美人。归来以后一直回味的，却有这么一个场景。它也是此次创作《花园》系列中《走出去》一图的画面灵感。

记得那天，我特意找了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，坐车绕着西湖漫游，忽然被其间别致、典型的一所徽派建筑门房吸引着。那是一晃而过的场景瞬间，几个打扮精致、潮流的年轻人，站在门房下遮阳，而不远处是刚刚路过的阿姨，还记得她被正午的阳光罩上了一勾金边，正宠溺地回眸看向这一群漂亮的青年。成熟与青春，古典与时尚，春日与江南……此时此刻印刻在我的脑海之中，久久难忘。

半夜起身，迫不及待想把这场景留在画面里，开始对这一群正青春的人物做形象设计，画得顺手，理得舒心。毕竟，他们在着装上的自由、大胆、尝鲜混搭、色彩碰撞就已经够观者耳目一新。在第一稿中，我也做了一些人物间暗涌的关系解构，大致还是落在和谐、欢乐的氛围中。但接下来如何将其放入底荫处的画面处理，开始让我为难，如果罩上阴影的色彩，不仅失去了章法，还



胥韬作品《走出去》。

会显得脏而闷沉……努力尝试了几种画面处理，都不如我意，索性搁置了。就在这休整的几天，偶然看到一篇“关于文化自信”的文章，突然有点悟出问题所在了。

文章提出了一个观点，所谓当代文化，其实包括现代艺术思潮，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，以及追求个性化的时代需求。三者如果是并行的，那会是共赢互惠，守正创新的美好景象。而若三者始终堆叠混淆，比如当代艺术的判断标准是否具备及符合“中国传统文化”的核心，这样多少会显得狭窄、片面，不够多元。尤其在现代美术上更是如此，这几年屡屡被提及的“国风”，到底是什么样的表达技法或绘画风格呢？说到底，无人能明。

如同我的作品中，若硬装给这一群活力充满能量的青年一大块看似庇护，实则黑压压的阴影，那画面的违和感清晰可见。更何况作为绘画者，我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去很好地表现它。又或者索性将短处暴露出来，让这样的画面冲突带给观者思考、批判、警示、寻其解法，是否也是一种挺“现代”的表达：不要为今天的困难而焦躁，因为你已经察觉，它“难”到需要长时间地去研究与攻克。于是，最终我完成了这样的一幅作品。

期望如画中，我们能走出来，可能有质疑，可能有观望，又或者需要阳光里的某个人、某件事给我们帮助与启发。“走出去”不是一种必须，但至少可以是一种选择。

创作带来思考，这是我爱它的意义。它在过程中就有了答案。而往往最终的结果，早已是下一次创作的开始。■

信息

夜焰永昼

近日，“夜焰永昼”在之禾空间举办。展览汇集了艺术家米莱娜·桑歌在2023年创作的20幅作品，其中多幅为大型画作。这些画作时而展现花卉，时而展现面孔，用形状和色彩编排出演眠般闪亮的谱系。